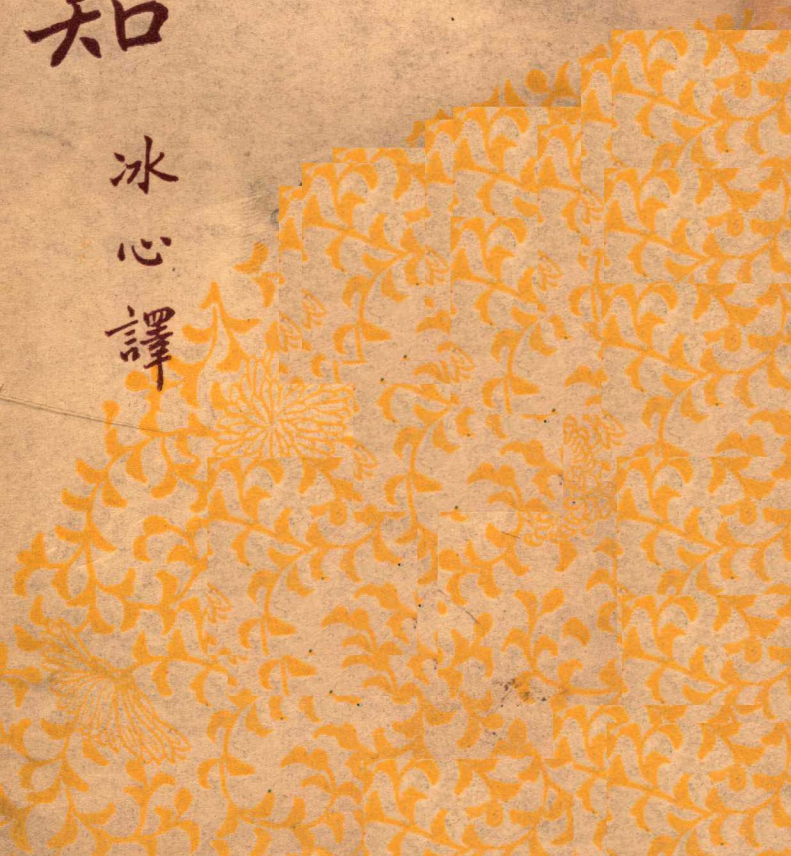


先知

冰心譯



凱羅·紀伯倫著  
冰心女士譯

先

知

開明書店印行

知 先

版初月三年三十三國民

版再月五年七十三國民

角二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著作者

Kahlil Gibran

翻譯者

冰 心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一二二一號

(56P.) Y

知

## 序

凱羅·紀伯倫 (Kahlil Gibran) 是敘利亞 (Syria) 人，一八八三年生於利巴嫩山 (Mount Lebanon)，十二歲時到過美國，兩年後又回到東方，進了培魯 (Beirut) 的阿希馬大學 (Al-Hikmat College)。

一九〇三年，他又到美國，住了五年，在波士頓的時候居多，此後他便到巴黎學繪圖，同時漫遊了歐洲，一九一二年回到紐約，在那裏居住。

同時他用亞刺伯文寫了許多的書，有些已譯成歐洲各國的文字。以後他又用英文寫了幾本，如瘋人 (The Madman, 1918)，先驅者 (The Forerunner, 1920)，先知 (The Prophet, 1923)，人子的耶穌 (Jesus the Son of Man, 1928) 等，都在紐約艾那夫書店 (Alfred Knopf) 出版。——先知是他的最受歡迎的作品，原書中的十二幅插圖都是作者自己的手筆。

關於作者的生平，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些了。我又知道法國的雕刻名家羅丹 (Auguste Rodin) 稱他爲二十世紀的勃拉克 (William Blake)，又知道他的作品曾譯成十八種文字，到處受熱烈的歡迎。

這本書，先知，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國朋友處讀到的，那滿含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與我以極深的印象！一九二八年春天，我曾請我的「習作」班同學，分段移譯，以後不知怎樣，那譯稿竟不曾收集起來。一九三〇年三月，病榻無聊，又把他重看了一遍，覺得這本書實在有翻譯的價值：如是我逐段翻譯了，從那年四月十八日起逐日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發表，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刊了，我的譯述也沒有繼續下去。

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氣的把他譯完。我感覺許多困難：哲理的散文本來難譯，哲理的散文詩：更難譯了。我自信我還盡力，不過書中還有許多詞句，譯定之後，我仍有無限的猶疑。這是我初次翻譯的工作，我願得讀者的糾正和指導。

八，二十三，一九三〇。 冰心。

當代的曙光，被選而被愛戴的亞墨斯達法 (Almustafa) 在阿法利斯 (Or-phalese) 城中等候了十二年，等他的船到來，好載他歸回他生長的島上去。

在第十二年綺露 (Telool) 收穫之月的第七天，他出城登上山頂，向海凝望；他看見了他的船在煙霧中駛來。

他的心門羞然的開了，他的喜樂在海面飛越。他合上眼，在靈魂的嚴靜中禱告。

但當他上山的時候忽然一陣悲哀襲來，他心裏想：

我怎能這般寧靜的走去而沒有些憂哀？不，我要精神上不受創傷的離此城

在這城圍裏我過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誰能撇下這痛苦與孤寂沒有一些悼惜？

在這街市上我曾撒下過多的零碎的精神，在這山中也有過多的赤裸行走的我所愛惜的孩子，離開他們，我不能不覺得負擔與痛心。

這不是今日我脫棄了一件衣服，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自己的一塊皮膚。也不是我遺棄了一種思想，乃是遺棄了一個用飢和渴作成的甜蜜的心。

然而我不能再遲留了。

那召喚萬物來歸的大海，也在召喚我，我必須登舟了。

因爲，若是停留，我的歸思，在夜間雖仍灼熱奮發，漸漸的卻要冰冷變石了。

我若能把這裏的一切都帶了去，何等的快樂呵，但是我又怎能呢？

聲音不能把付給他翅翼的舌頭和嘴唇帶走。他自己必須尋求「以太」。鷹鳥也必須撒下窩巢，獨自的飛過太陽。

現在他走到山脚，又轉面向海，他看見他的船徐徐的駛入灣口，那些在船頭的舟子，正是他的故鄉的人。

於是他的精魂向着他們呼喚，說：

弄潮者，我的老母的孩兒，

有多少次你們在我的夢中浮泛。現在你們在我更深的夢中，也就是我甦醒的時候駛來了。

我已預備好要去了，我的熱望和帆篷一同扯滿，等着風來。

我只要在這靜止的空氣中，再呼吸一口氣，我只要再向後拋擲熱愛的一瞥。



那時我要站在你們中間，一個航海者羣中的航海者。

還有你，這無邊的大海，無眠的慈母。

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寧靜與自由。

這溪流只還有一次的轉折，一次林中的潺湲。

然後我要到你這裏來，無量的涓滴歸向這無量的海洋。

當他行走的時候他看見從遠處有許多男女離開田園急速的趕到城邊來。

他聽見他們叫着他的名字，在阡陌中彼此呼喚，報告他的船來臨。

他對自己說：

別離的日子能成爲會集的日子麼？

我的薄暮實在可算是我的黎明麼？

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停止了榨酒的輪兒的人們，我將給他們什麼呢？

我的心能成爲一棵纍纍結實的樹，可以採擷了分給他們麼？

我的願望能奔流如泉水，可以傾滿他們的杯麼？

我是一個全能者的手可以彈奏的琴，或是一管全能者可以吹弄的笛麼？

我是一個寂靜的尋求者，在寂靜中，我發現了什麼寶藏，可以放心的佈施呢？倘若這是我收穫的日子，則在何時何地我曾撒下了種子呢？

倘若這確是我舉起明燈的時候，則在內燃燈的火燄，不是我點上的。

空虛黑暗的我將舉起我的燈，

守夜的人將要添上油，也點上火。

這些是他口中說出的，還有許多沒有說出的存在心頭。因爲他說不出自己心中更深的祕密。

他進城的時候，衆人都來迎接，齊聲的向他呼喚。

城中的長老走上前來說：

你還不要離去我們。

在我們的朦朧裏，你是正午的潮音，你青春的氣度，予我們以夢想。

你在我們中間不是一個異鄉人，也不是一個客人，乃是我們的兒子及親摯的  
愛者。

不要使我們的眼睛因渴望你的面目而酸痛。

一班道人和女冠對他說：

不要讓海波在這時把我們分開，把你在我們中間所度的歲月成了一個回憶。  
你曾是一個在我們中間行走的神靈，你的影兒曾明光似的照亮我們的臉。

我們深深的愛了你。不過我們的愛後沒有聲響，而又被輕紗蒙着。

但現在他要對你呼喚，要在你面前揭露。除非臨到了別離的時候，愛永遠不

會知道自己的深淺。

別的人也來向他懇求。他沒有答話。他只低着頭；站近他的人看見他的淚落在襪上。

他和衆人慢慢的向殿前的廣場走去。

有一個名叫愛爾美差 (Almitra) 的女子從聖殿裏出來，她是一個預言者。他以無限的溫謐注視着她，因為她是在他第一天進這城裏的時候，最初尋找他相信他的人中之一。

她慶賀他，說：

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你會常向遠處尋訪你的航帆。

現在你的船兒來了，你必須歸去。

你對於那回憶的故鄉和你更大願望的居所的渴念，是這樣的深；我們的愛，

不能把你繫住，我們的需求，也不能把你拘留。

但在你離別以前，我們要請你對我們講說真理。

我們要把這真理傳給我們的孩子，他們也傳給他們的孩子綿綿不絕。

在你的孤獨裏，你會警守我們的白日，在你的清醒裏，你會傾聽我們睡夢中的哭泣與歡笑。

現在請把我們的「真我」披露給我們，告訴我們你所知道的關於生和死中間的一切。

他回答說：

阿法利斯的民衆呵，除了那現時在你們靈魂裏鼓盪的之外，我還能說什麼呢？

於是愛爾美差說，請給我們談愛。

他舉頭望着民衆，他們一時靜默了。他用洪亮的聲音說：

當愛向你們召喚的時候，跟隨着他，

雖然他的路程是艱險而陡峻。

當他的羽翼圍捲你們的時候，屈服與他，

雖然那藏在羽翮中間的劍刃許會傷毀你們。

當他對你們說話的時候，信從他，

雖然他的聲音許把你們的夢魂擊碎，如同北風吹荒了林園。

愛雖給你加冠，他也要釘你在十字架。他雖栽培你他也刈剪你。

他雖升到你的最高處，撫惜你在日中顫動的枝葉，

他也要降到你的根下，搖動你的根柢的一切關節，使之歸土。

如同一捆稻粟，他把你來聚起來。

他舂打你使你赤裸。

他篩分你使你脫去皮殼。

他磨碾你直至潔白。

他揉搓你直至柔韌；

然後他送你到他的聖火上去，使你成爲上帝聖筵上的聖餅。

這些都是愛要給你們作的事情，使你知道自己心中的祕密，在這知識中你便

成了生命心中的一層。

假如在你的疑懼中，只尋求愛的和平與逸樂，

那不如掩蓋你的裸露，而躲過愛的篩打，

而走入那沒有季候的世界，在那裏將歡笑，卻不見盡量的笑悅，你將哭泣，  
卻沒有流乾了眼淚。

愛除自身外無施與，除自身外無接受。

愛不據有，也不被據有。

因為愛在愛中滿足了。

當你愛的時候，你不要說，「上帝在我的心中」卻要說「我在上帝的心裏。

不要想你導引愛的路程，因為若是他覺得你配，他就導引你。



愛沒有別的願望，只要成全自己。

但若是你愛，而且需求願望，就讓以下的做你的願望罷：

溶化了你自己，像溪流般對清夜吟唱着歌曲。

要知道過度溫存的痛苦。

讓你對於愛的了解毀傷了你自己；

而且甘願地喜樂地流血。

清晨醒起，以喜颺的心來致謝這愛的又一日；

日中靜息，默念愛的濃歡；

晚潮退時，感謝地回家；

然後在睡時祈禱，因為有被愛者在你的心中，有讚美之歌在你的唇上。